

古今說部叢書

第四集

古今說部叢書

第四集

第四集

古今說部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古今說部叢書四集目錄

史乘

冷齋夜語 釋惠洪

宜春傳信錄 宋羅誘

錢塘遺事 元劉一清

相學齋雜鈔 元鮮于樞

明良記 明楊儀述

隴蜀餘聞 濟南王士禎

征緬紀聞 青浦王昶

蜀徼紀聞 青浦王昶

風俗

南中紀聞 禾中包汝楫

博物

桂海果志 宋范成大

桂海蟲魚志 宋范成大

怪異

還冤記 北齊顏之推

蚓菴瑣語 構李王逋

文藝

西清詩話 宋蔡條

研北雜記 宋陸友仁

叩舷憑軾錄 明姜南

華陽散稿 金植史震林

清供

醉鄉日月口皇甫崧

蔬食譜 宋陳達叟

佩楚軒客談 元戚輔之

遊記

雪鴻再錄 青浦王昶德

使楚叢譚 同上

臺懷隨筆 同上

雜志

投荒雜錄 唐房千里

金華子雜編 唐劉崇遠

虛谷閒抄 宋方回

桂海雜志 宋范成大

山陵雜記 元楊奐

志雅堂雜抄 元周密

浩然齋視聽抄 同上

誠齋雜記 元周達觀

顧曲雜言 明沈德符

北牕瑣語 明余永麟

譚輅長洲張鳳翼

分甘餘話 新城王士禎

古今說部叢書四集目錄終

冷齋夜話

釋 惠洪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邪。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郭。偶有羨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以答之者。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桮。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求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隱語。

也。

范仲淹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桃櫻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黥挾以布囊。囊黥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囊中必金珠也。予惟知其迂闊疑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囊。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

餘無所有。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僅掃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而去。

趙閱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王荊公居鍾山。特與金華僉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靄一聲山水綠。靄音奧。而世俗乃分靄爲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脚泥滑滑。世俗爲兩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世以爲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如此類。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治閑景象。摩挲白髭鬚。又曰。古瓦磨爲硯。閑砧坐當床。人以爲巧。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對人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有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倣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曰。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胆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醪醢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真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非烟雨。自是一種物。曾見于
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
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窓紗。
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
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窓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
妙蓮花。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
女尙橫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
見相如賦。荆公不應用耳。予曰。看楞嚴經。亦曰。於看橫陳事。味如嚼蠟。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荆公用其
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縹緲成白
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晴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

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蕊中。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爲魯直所稱賞。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錫者從乞一錢。錫與之。卽就買錫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

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耶。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宜春傳信錄

宋 羅誘

彭伉。唐徵士構雲之孫也。伉妻卽湛資之姨。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縣吏。妻旋爲置賀。皆宴官人名流。伉居客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飯于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哉。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歲。一舉登第。伉常悔之。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友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卽其地也。

盧肇。字子發。唐人也。開成中就江西解爲試官。未錄。肇有啓事。謝曰。臣鰲最屬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伸展。深慚名第奉啓焉。得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邪。一坐聞之大笑。至京師。先達或問所來。啓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將出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鰲。九肋者稀矣。會昌三年。肇爲狀頭及第。何朝宗。萍鄉人。年十八。到殿前。太祖曰。此人未有髭鬚。恐未老成。不宜與第。且

令讀書。至太祖末年。朝宗始登第。

屯田郎中李公衢。明道中通判筠州。爲性寬慈。不擾民。有婦人輸官絹。以兩段縫合爲一疋。吏執詣公。公詢其故。婦人曰。官中催科限逼。而夫逃竄。貧無所出。是以至此。公惻然良久。遣其婦人去。給主吏曰。封絹於庫內。俟支春衣。下官自要他。前官受秋租。而吏恣取無藝。公知之。逐日入倉監視。吏無所措其手。筠人爲之語曰。輸租不使錢。賴有李屯田。每出則人呼曰。李佛子來矣。

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卽成誦。文章如唐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虔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玉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所曰香雪塢。有衆花處。曰繡錦谷。貯書史。處曰文藪。終日醉吟於溪上。於世味淡如也。公排斥佛老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常請公作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囊。忻然無辭。施者頗多。其後多寶佛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銖銖。惟惑報應。捨萬金唾如也。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